



林春成

民國55年10月1日

台灣雲林

學歷／台大歷史系史研所碩士
現職／中研院研究助理

睡不著的地方

這些日子以來，總是睡不好。每到就寢時刻，蒙頭蓋臉，急忙閉上了眼睛，就輕輕提醒自己：明天還是得早起、上班、繼續埋首於日常的工作。我不敢奢望一個鼾若奔雷的好覺，但一個淡淡的淺睡，該不是過分的要求吧，睡神，求您別再折騰我了。可愈是這樣哄著想讓自己睡去，意識不但不聽使喚，卻反彈得更加厲害，彷彿一匹脫韁的野馬，千里疾馳，難以駕馭。久而久之，失眠就變成了存心和我作對的識途老馬，無論我怎樣安撫、叱喝，甚至連最後的告饒都派上了場，牠兀自神健氣旺，顧若無人地拖著我的夜晚，奔向牠自己的國度。

每到這重蹈覆轍的時候，輾轉反側，用盡了辦法，手足依舊無措，耳畔便響起莎劇中馬克白的聲音：「我覺得我聽見了一聲喊『別再睡了！馬克白殺了睡眠』。就是那純潔的睡眠，那繞起一團愁絲的睡眠，也就是那一天生命的死，苦工後的沐浴，負傷心靈的止痛劑，大自然的第二道菜，人生筵席上的主要滋補品……」聽著聽著，就好像自己並沒有篡位登基的野心，卻憑空添加了一樁謀害蘇格蘭王的罪名，從而被判奪了該有的享受，好不冤枉。一頓猗與那與的佳餚眼看是吃不成了，而黎明的斷頭台已經上路，此刻，既不甘束手待斃，做別人的替罪羔羊，便只有挺身

而出，像電影上蒙受不白之冤的英雄豪傑，非得大膽越獄，將真兇緝捕歸案，不能證明自己受到不當的懲罰。

懲罰？是的，懲罰。美夢的夢土，再也經不起重重的干擾和破壞了。但兇手到底是何方神聖？爲什麼睡神總像是被謫居於邊陲的孤臣孽子，不敢回到我的枕被裏來？是天氣嗎？柳子厚說：「苦熱中夜起，登樓獨褰衣。」杜子美云：「天寒不成寐，無夢寄歸魂。」看來，在沒有空調設備的古代，極端惡劣的天候，的確是擾人，但這只好比閨中婦人的春夢，不經意地被噪叫不休的喜鵲所驚動，純粹是大自然偶然的介入吧。我想到自己十幾年來，在這水氣溼悶的台北盆地，漂流遷徙了好幾回，也曾經有過遭受天候折磨的經驗。那時，賃居在一間頂樓加蓋的房子，夏天一到，大旱金石流，那種高溫直接照射、烘烤的熱度，絕不是脫光衣服，又剝下了好幾層皮膚就抵擋得住的。尤其白日極力吸熱的水泥和石棉瓦，總選在晚間最精華的時段，散發它的毒氣，室內的床椅，無一不遭到毒手，令人坐立難安。那蒸騰的熱氣，就像目蓮的母親剛要入口的食物，登時變成了火炭，如今想起來，餘悸猶存。我想，除非修道有成，真能以《華嚴經》「如火聚，得清涼智」的態度去承受這考驗，恐怕也不免有所抱怨，恨自己的窗口沒裝上一台氣喘咻咻的冷氣機，只好讓人天雙重的熱氣左一掌、右一擱地夾擊，任憑溫室效應應在黏答答的身體，汗流滿地。

不錯，那燥熱難眠的夏季，確實讓我不得不延後就寢的時間，甚至也難免想到從前在鄉間的

夜晚，而惹起一些懷舊的情緒：我聞得到仲夏時節淡淡吹過防風林的海風腥鹹的味道，記得鳴蟲輪唱的小夜曲，也感覺得到冷冬時扣動木製窗櫺的呼號咆哮。但這都只是前奏，它們並沒有鳩佔雀巢，搶走夜的主題，而是主客分明地凸顯對勞動者的敬意，給家鄉的農人、漁民充足的休憩；當然，也極其有禮地，給燈下埋首的我，十幾個瑩靜如玉的春秋。然而天道周星，物極不返，相對於過去，都市的夜晚，不僅時間上已縮減，它的空間也被繁華的燈火切割得體無完膚，像一個太嬌太小的身軀，喪失了隱隱約約的莊重和神秘。而我何嘗不知道，對於往昔的追憶，就像小時候眸中那一隻高懸中天的白玉盤，終舊只適合染上霜一般的心情，想得愈深就愈難入眠了。我並不刻意闖入或迴避往日的時光，只是奇怪：為什麼調節溫度的偉大發明已經日愈普及，而失眠的總日數卻也方興未艾，像一個現代性的跨國企業、一家接著一家開張的連鎖加盟店，洵洵來勢，根本不是冷氣機或暖氣爐所能遏阻。

這麼一想，真讓人受不了，天氣應不是問題，問題又在哪裡？有一次，周旋了許久仍然睡不著，百無聊賴之際，只好起身，到這不夜城裡的一家期貨公司去找一位朋友，順道瞧瞧是否有我的同類，看他們又是怎樣面對這樣的困擾？然而，午夜的街頭，並沒有想像中的嘈雜熱鬧，也許是太晚了，燈紅酒綠的地方，除了便利超商就大部份是特種營業的場所了。我的朋友既非電動玩具店裡流連不返的賭徒，也不是都市叢林間寂寞的獵人，但他提起來心驚膽跳的數字，在終端機前上下震盪擺動，不論是黃金、原油或者咖啡、麥，那些曲線窈窕的價格走勢圖表，都無法引

起我的興趣。但也因此，我更加確切不疑：這些工作中的夜貓族，並非是和我一樣的失眠者，那麼，睡不著覺的人到底跑哪去了？難道他們，都已歷盡千磨萬劫而終於沉沉睡去了？在這個睡覺都變得艱辛異常的年頭，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？是用那一片片安眠的藥丸，將晚上的戶籍強制遷入黑甜的睡鄉後，才讓一切疲倦、憂煩、操慮，都暫時拋開的吧？我不敢確定。但服食安眠藥，就彷彿爲了觀賞一票難求的熱門球賽，必須額外花錢去買黃牛票一般，我既沒有這種經驗，也不認爲這是徹底解決失眠的好辦法。

然而，精神旺盛的銀蠶魚，繼續沙沙地翻動睡眠這本易散的線裝書；那些無處不在的整毒，偏偏躺在床邊與人針鋒相對，我又該如何是好？難道真得像一艘古代的三桅帆船，任驚濤駭浪去顛盪大自然的生物時鐘，將它吹得四散漂流，像一張碎裂的航海圖？或者，如樓下此時一陣陣的雞鳴聲，無奈又滑稽地叫著天？若非失眠，我還不知道都市裡這些擠在籠中準備宰售的雞隻，竟然叫得這麼早，看看時辰，離昏昏欲曙還有一段距離呢。我不禁想起，曾經在高速公路上，看見一輛大型的「拖拉苦」(TRUCK)，滿載著白羽紅冠的飼料雞，算算疊羅漢般堆起來的鐵籠子，那裡面密密麻麻一千多隻的雞，颼颼穿過夜晚淒迷的燈火，竟也有點樓上樓下的味道；看來，牠們的自然習性，已被那些人工的太陽給整慘了，要是一旦發現了錯誤，牠們的感觸如何？又怎樣去修正彌補呢？我不是雞，不能爲之代籌，但是古書上視爲凶兆的「雞不時鳴」，早已如家常便飯，啼不起現代人的大驚小怪了。我雖不迷信，卻有點安魂曲已提前吹奏的憂慮，彷彿，

這些使雞誤鳴的離奇光色，也將照著天明以後渾身不留一毫的人生。刀俎和砧板已被隆重佈置，而坎陷在這裡面的情思，或正是令我三天兩頭便睡不著覺的最大緣故吧。

叔本華曾經將睡眠比喻為我們對借來的生命按時所付的利息，照這說法推論，古詩中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；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」的倡行者，便好比一個使用信用卡的消費者，不過是以未來更多的利息負擔來預支此刻及時的享受。在這多元的社會，原也容許人們對睡眠做這樣一種別致的規劃，但夜遊者感受的焦點常常只是放在時間分配的問題上，而被忽略的，恰恰是那顆敏感多情的千古憂懷。「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彈鳴琴」，阮步兵的憂思傷心，哪是幾顆安眠藥所能解決的呢？我漸漸理解到，在這不完美的世界，事實上是擺著許多讓人睡不著的地方，有如存在的大鎖鏈裡，永遠敲不碎的環節；那是超乎個人自身的煩惱，屢屢挫折於現實的慘酷麻木而仍然在理想的國度裡堅持奔騰的心魂，迢遞綿延，不斷壓縮琢磨而成的一顆顆明珠。天地悠悠，痛有多深，夜就有多長，而內蘊深藏的珠光也醒得更透徹。

一燈續日月，不寐照煩惱。我遶室彷徨，獨自坐在這暗夜的書齋裡，想到人間多如牛毛的黯然事件，總註定要讓有些詩睡不著，使他們哀鬱無告的靈魂，如倒掛樹枝的蝙蝠，垂矚於奪魂攝魄的森森月光下，竟有些孤單了起來的感覺。翻開那些無眠的詩集，翻到唐代最高貴的範本——杜工部的詠嘆，才知道人生天地，原是有這麼多「不如意事，而未易語人」的寂寞和愁騷，攔住了詩人向睡神投懷送抱的姿態，將惺忪的睡意，揉化成翩翩的歌舞，飛到臨窗的燈光裡。從「巴

童渾不寐，半夜有行舟」、「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」到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，杜甫的夜晚顯然並不很安穩，但他那種手舞足蹈，竭力向失眠頡頏示威的情景，卻歷歷在前：「夜半歸來衝虎過，山黑家中已眠臥。傍見北斗向江低，仰看明星當空大。庭前把燭噴兩炬，峽口驚猿聞一個。白頭老罷舞復歌，杖藜不睡誰能那。」不眠的愛傷……也許就是所謂的「時局焦慮症」吧，已將身心剝啄到憔悴見骨了，但他一點也沒有束手就擒的意思，那劇力萬鈞的承擔，雖然悲壯，卻使得鉛一般重的瞌睡，也變成輕飄飄不值一晒的鴻毛，喪失了它的媚惑。

幾千年前，黃河流域的憂患，曾令一個焦灼的生命渴望安靜的歸宿：「我生之初，尚無庸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凶。尚寐無聰！」輾轉反側，寤寐思服，周流於參昴之間的苦楚，最後只能寄望於一次永遠也醒不來的大睡，這是多麼沉痛的心情啊。就像米開朗基羅那尊名為「夜」的雕像，一個睡著的女人，一個深沉的主題，繫著一段刻在基座的題辭：「睡眠是甜蜜的，要是能成為頑石，那就更好。一無所見，一無所感，便是我的福氣，因此別驚醒我。啊，說話輕些吧！」是的，睡著的人是有福的，我又何嘗願意飽受失眠之苦？一次又一次的折磨，會讓人氣憤、哀傷到索性將所有教人睡不著的零件，完全拆解，讓轉動它的機器，去構築自己的斷頭台，讓反覆迴繞心頭的營營嗡嗡，永遠隔絕。但是，我已經看得清楚，且做好了準備，當難眠的旅途已經啓程，且告訴那些驍騰騰的馬兒，儘管來吧，既然我已經遨遊過這許許多多睡不著的地方，我只有用盡夜的脂膏，努力去點燃一盞珍貴的燈。

評析

顏崑陽

「失眠」其實是一個平常而古老的人類經驗。這種題材要處理得有新意、有深意，並不容易。作者從自己的「失眠」開始，放筆馳騁，或中或西，或古或今，或鄉村或都市，或天氣或煩憂，將感性與知性，個殊與普遍，古典與現代，自然與人文，都融合於筆下。篇中雖引用不少典故舊語，驅遣許多知性材料，卻能揮灑自如，隨處展露理趣。其風格老成而不酸腐，兼具了學養、閱歷與慧悟。讓我們聯想到周作人、林語堂、吳魯芹、余秋雨這一路的散文。